自旋卡诺电子学研究进展*

唐慧敏¹ 曹 锦² 夏 钶^{1,†} (1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 北京 100875) (2 天津大学物理系 天津 300350)

Recent development of spin caloritronics

TANG Hui-Min¹ CAO Jin² XIA Ke^{1,†}

(1 Physics Depart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 Physics Department,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摘要 近年来,随着自旋电子学的迅猛发展,人们发现电子自旋流与热流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了一门新兴的领域——自旋卡诺电子学(spin caloritronics)。该学科旨在通过增加电子自旋这一新的自由度来提高热效应的品质因数。文章介绍了自旋卡诺电子学的研究进展,包括自旋相关泽贝克效应、自旋泽贝克效应、磁性隧道结的热电效应以及热自旋转矩,值得关注的是,自旋泽贝克效应给出了一种非常优化的构型来验证自旋热电效应。

关键词 自旋电子学,自旋卡诺电子学,自旋泽贝克效应

Abstract With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spintronic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pin and heat flow attracts considerable interesting. A field known as spin caloritronics emerged, which focuses on increasing the thermoelectric figure of merit by adding "spin", a new degree of freedom. Here we give an overview of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spin caloritronics: including spin-dependent Seebeck effect, spin Seebeck effect, thermoelectric effect of magnetic tunnel junctions and thermal spin-transfer torques in a quit optimized geometry.

Keywords spintronics, spin caloritronics, spin Seebeck effect

1 引言

热电效应已经有两个世纪的历史,泽贝克 (Seebeck)效应由物理学家在1820年发现,它是指 当物体中存在温度梯度的时候,由于这个温差会 导致该物体产生电势差或者电流。目前泽贝克效 应和它的逆效应(佩尔捷(Peltier)效应)已经被广泛 用于热电偶、温差发电机以及冷却器等。

自20世纪60年代起,以晶体管与集成电路

为核心的微电子学诞生并迅速发展,它的应用极 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微电子学主要利用电子 电荷作为能量和信息传输的媒介,它只利用了电 子电荷的传输。但随着1988年巨磁电阻效应¹¹在 Fe—Cr多层结构中被发现,人们意识到电子不仅 是电荷的载体,而且还是自旋的载体。如果能利 用电子自旋这一新的自由度,便能研制出效率更 高的信息记录、存储和传输的新一代电子器件, 就这样自旋电子学应运而生,并有了长达二十多 年的发展。

凝聚态物理面临着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如何

† email:kexia@bnu.edu.cn DOI: 10.7693/wl20160301

^{*}本文是作者根据韩秀锋主编的《自旋电子学导论》一书的第16章(夏钶 编写)改写而成(该书已于2014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发展出绿色节能的信息技术。此外,摩尔定律(当 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 约每隔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 倍)很难继续维持,原因是进一步缩小器件尺寸和 提高晶体管速度会产生更高的热量,造成器件的 局域高温。人们希望能够利用介观和微观的热电 效应来解决分布式的局域制冷的问题。传统的热 电效应显现了热流和电流之间的关联,由于自旋 电子学的发展,可以想象热流与自旋流之间也有 相互作用,它开启了一个新的领域——自旋卡诺 电子学,它将热电效应与自旋电子学相结合,通 过增加自旋和磁有序这一自由度来提高热效应的 品质因数。

本文主要介绍自旋卡诺电子学的研究进展, 包括自旋相关的泽贝克效应、自旋泽贝克效应、 磁性隧道结的热电效应以及热流自旋转矩等相关 问题。

2 自旋热电理论及自旋相关的泽贝克 效应实验进展

2.1 泽贝克效应及其理论

译贝克效应又称作第一热电效应,它是指由 于两种不同导体或半导体的温度差异而引起两种 物质间的电压差的现象。



对于两种接触的材料A和B,设它们的泽贝克 系数分别为 S_A 与 S_B ,温度分布为 T_A 和 T_B ,若将二者 接触,则产生的电压差为 $V = \int_{T_A}^{T_B} (S_B(T) - S_A(T)) dT$ 。 如果 S_A 与 S_B 不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上式即可表 示成 $V = (S_B - S_A)(T_B - T_A)$ 。不难看出,两材料的 泽贝克系数相差越大,泽贝克效应会越明显。

2.2 二电流模型

自旋电子学中,在研究磁化方向共线的磁性 分层结构中的输运时,通常会用到"二电流"模型。金属中的热电效应有赖于在费米面附近(±*kT*) 的电子分布和电导。如图1所示,这样的铁磁— 非磁(FM—NM)界面,可以把输运载流子依自旋 向上和向下分为多子和少子,它们通过各自独立 的通道进行输运,它们也有着各自的电导可以记 为 σ^s ,电化学势记为 μ^s ,其中 $s=\uparrow$,↓。对于某 个节点,不考虑自旋,电子的电化学势便是 $\mu_c = (\mu^{\dagger} + \mu^{4})/2$,另外,自旋积累代表自旋向上和 向下的电子的势差 $\mu_s = \mu^{\dagger} - \mu^{4}$ 。它的总电导便是 $\sigma = \sigma^{\dagger} + \sigma^{4}$ 。

2.3 自旋热电理论

自旋热电理论是由上面提到的泽贝克效应理 论和二电流模型理论的自然结合。设两个通道的 泽贝克系数分别为 S^{\dagger} 和 S^{\downarrow} ,总的泽贝克系数为 $S = (\sigma^{\dagger}S^{\dagger} + \sigma^{\downarrow}S^{\downarrow})/(\sigma^{\dagger} + \sigma^{\downarrow})$ 。在这样的体系中,电流 J_{\circ} 、自旋流J以及热流Q有如下关系^[2]:

$$\begin{pmatrix} J_{c} \\ J_{s} \\ Q \end{pmatrix} = \sigma(\varepsilon_{\rm F}) \begin{pmatrix} 1 & P & ST \\ P & 1 & P'ST \\ ST & P'ST & \kappa T/\sigma \end{pmatrix} \begin{pmatrix} \nabla \mu_{c}/e \\ \nabla \mu_{s}/2e \\ -\nabla T/T \end{pmatrix},$$
(1)

其中 $P = \frac{\sigma^{\uparrow} - \sigma^{\downarrow}}{\sigma^{\uparrow} + \sigma^{\downarrow}}|_{\epsilon_{r}}$ 为自旋极化, $P' = \frac{\partial(P\sigma)}{\partial \epsilon}|_{\epsilon_{r}}$ 为自 旋极化在费米面上随能量的变化, μ_{c} 和 μ_{s} 分别 为电化学势和自旋积累。(1)式中的电流 J_{c} 、自旋 流 J_{s} 、热流 Q 与电化学势 μ_{c} 、自旋积累 μ_{s} 、温度梯 度 ∇T 的关系满足昂萨格关系。根据(1)式,温度 梯度可以产生自旋流,反之,自旋积累也可以产生 热流。在有电压差或者温度差的铁磁一非磁界面, 电流和自旋流守恒最终导致有自旋流注入非磁中。 由以上原因导致的非磁中的自旋积累可以通过另 一块磁化方向易翻转的铁磁来检测,或者通过因 此产生的电压抑或温度变化(佩尔捷效应)检测出。

2.4 自旋相关的泽贝克和佩尔捷效应实验进展

基于以上介绍的自旋热电理论, Slachter等人^[3] 在横向自旋阀 FM—NM 中对自旋相关的泽贝克效 应已有观测。图2是他们实验的示意图,为了在 界面造成温度梯度,他们通过通电流在上铁磁 (FM1)中产生欧姆热。在界面上电流为零,而对 于电子,有自旋向上和向下两个通道,这两个通 道的泽贝克系数S^{*}和S⁴不一样,所以有纯自旋流 $J_{s} \propto (S^{\uparrow} - S^{\downarrow})$ 由铁磁(FM1)流向非磁,界面上两个 通道的化学势也不一样,即 $\mu^{\uparrow} \neq \mu^{\downarrow}$ 。这样,热流 Q导致了自旋流注入非磁,此即是"自旋相关的 泽贝克效应"。他们通过用另一块铁磁FM2与之 非磁接触,测量二者之间的电压差来检测非磁上 的自旋积累。此外,他们将实验测量数据与上面 的公式(1)相结合,得出该镍铁导磁合金的自旋相 关的泽贝克系数为-3.8 µV·K⁻¹。通过此实验他 们认为,在某些要求有自旋流输入的实验中(例如 自旋转矩相关的实验),热流引起的纯自旋流可以 作为一种新的可行的自旋流产生机制。

佩尔捷效应是泽贝克效应的逆效应,该实验 组还检测了横向和垂直的纳米结构的自旋相关的 佩尔捷效应^[4]。他们在实验上验证了由自旋流来 产生热流的可能性,不足的是效率不高。

3 自旋泽贝克效应

3.1 自旋霍尔效应(SHE)和逆自旋霍尔效应(ISHE)

自旋霍尔效应是指,当有一个纵向的电流时,在电子移动的过程中,电子受自旋轨道的耦合的影响^[5],自旋向上和自旋向下的电子会向相



图2 自旋相关泽贝克效应实验装置示意图(*J*和*H*为实验施 加的直流电流与外磁场,铁磁体FM1中磁矩*M*与外磁场*H* 方向一致



反的方向偏转,从而产生一个横向的自旋流。逆 自旋霍尔效应是它的逆过程,即一个自旋流会产 生一个垂直方向的电子移动。图3表示逆自旋霍 尔效应产生过程,黄色小球及箭头代表电子和电 子的自旋方向,自旋积累在z方向上,当沿x方向 流过自旋流 J_s ,在z方向上会产生一个电压。当自 旋方向相反的电子向不同方向运动时,由于自旋 轨道耦合,它们的运动会向垂直于它们群速度的方 向偏转。横向电场 $E_{ISHE} = D_{ISHE} J_s \times \sigma$, D_{ISHE} 为自旋 霍尔系数, σ 为自旋极化矢量, J_s 为自旋流。

3.2 自旋泽贝克效应

自旋泽贝克效应是指当铁磁体和顺磁体接触 且有温差时,会产生横向的电场。如图4所示, 蓝色代表顺磁体,灰色代表铁磁体,M为铁磁体 中磁矩,J_s为自旋流。当施加如图的温度梯度 ∇T时,顺磁体上会出现响应的电压,这就是自 旋泽贝克效应,该实验首先被Uchida等⁶⁹发现。随后,人们在半导体(GaMnAs)⁷⁷中,锰铝铜强磁性合金中¹⁸¹,均发现了相似的实验现象。在这样的构型中,纵向电压会非常敏感地受到横向温度梯度的影响,但具体的物理机理仍需进一步研究。

自旋泽贝克效应的物理原理与前面所涉及的自 旋相关的泽贝克效应的原理是完全不同的,主要不 同在于,在此效应中,传导电子的贡献几乎可以 忽略,因为人们在绝缘铁磁体中同样也发现过此 类现象¹⁹。产生该效应的原因在于,二者接触时, 有自旋流从铁磁体进入顺磁体中,自旋流在顺磁体 中由于逆自旋霍尔效应便产生了横向电场*E*ISHE。

铁磁体与顺磁体二者接触时的自旋流是界 面上非平衡的热效应导致的自旋泵浦效应,且 根据线性响应有一个定量的公式^[10]可以描述通 过界面泵浦出去的自旋流大小与温度差的关系: $I_{s}(x) = \frac{\hbar \gamma}{2\pi} \frac{g_{r}}{M_{s}V_{coh}} k_{B}(T_{F} - T_{N})(x), 其中 \gamma 是旋磁比,$ g_{r} 为自旋混合电导的实部, M_{s} 为饱和磁化强度, V_{coh} 是磁相干量, k_{B} 是玻尔兹曼常数, T_{F} 和 T_{N} 分别 是铁磁体与非磁体的温度。

3.3 自旋能斯特(Nernst)效应

在磁场下,当有热流通过导电材料时,在与 热流及磁场的垂直方向会产生电压,这一现象叫 做能斯特(Nernst)效应。在铁磁材料中存在与磁矩 相关的能斯特效应,称为反常能斯特效应(ANE)。 在金属^[11]和超导体中^[12]测量到了能斯特效应。 Huang 等人^[13]测量了不同铁磁金属样品薄膜的反 常能斯特效应。他们发现反常能斯特效应对在垂 直样品平面方向上的温差非常敏感,即在垂直铁 磁金属样品平面方向上给一温度梯度 ∇T_{z} 时,在 垂直温差和材料磁矩方向上也能测量到电压差。 铁磁金属的反常能斯特效应可以用公式 $\nabla V_{N} =$ $-am_{1} \times \nabla T_{z}$ 表示,其中 a 为反常能斯特效应系 数, m_{1} 为沿磁矩方向上的单位矢量。

在非磁材料中,由于自旋轨道耦合,一个横向 的电流可以通过自旋霍尔效应在纵向产生纯自旋 流,类比自旋霍尔效应,纵向的自旋流也可以由横 向的温度梯度产生,这种现象称为自旋能斯特效应。

Tauber 等人^[14]从第一性原理计算出发,在理 论上推导了自旋能斯特效应中的自旋能斯特电导 (SNC) σ_{SN} ($j_y^s = \sigma_{SN} \nabla_x T$, $\nabla_x T$ 为 x 方向的温度梯 度, j^{*}, 为y方向的自旋流),并把这个理论在三种 分别掺杂Au, Ti, Bi的铜晶体中加以应用。在他 们的计算得出的 SNC 的公式 $\sigma_{SN} = \sigma_{SN}^{E} + \sigma_{SN}^{T}$ 中,有 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 σ_{SN}^{E} ,它表示由温度梯 度引起的电场(自旋泽贝克效应)导致的自旋流, 因此 σ_{SN}^{E} 也是与自旋霍尔效应相关的一个量;另 一个影响因素是温度直接导致的自旋流。他们的 计算表明,杂质的不同会影响 σ_{SN}^{E} 和 σ_{SN}^{T} 的大小和 方向,例如在Cu(Au)中, σ_{SN}^{E} 和 σ_{SN}^{T} 相比非常小; 在Cu(Bi)中, σ_{SN}^{E} 和 σ_{SN}^{T} 在同一数量级但是方向相 反,因此不利于自旋流的产生。此外,该理论计 算出的室温下的Cu(Au)的自旋能斯特流较大,有 利于在实验上实现。



3.4 Pt 的近邻效应

在最近的自旋泽贝克效应实 验中,Pt因为其较大的自旋轨道耦 合效应被广泛使用。然而Pt是非 常容易被磁化的,这为我们分析实 验结果增添了更多不确定因素。 1999年,Antel^{115]}用X射线衍射研 究了金属Pt—Fe层状结构中Pt的 结构和磁性,发现比较邻近Fe的 Pt层会显现出磁性,这种现象称为Pt的近邻效应。

对于自旋泽贝克效应,在 实验上非磁一般采用Pt,因为 它可以产生较大的逆自旋霍尔 效应的电压来证实自旋泽贝克 效应。Huang¹⁶⁰等人在实验上 发现,当Pt放置于铁磁性绝缘 体上时,会有铁磁材料类似的 各向异性磁阻效应(AMR)^[17]。



图5 自旋霍尔效应示意图 (a)YIG的磁矩方向与Pt中自旋积累方向垂直(*M*为YIG中磁矩的方向,*J*^{buck}为反射到Pt中的自旋流,*J*_o为在Pt中产生的电流。自旋积累σ在*y*方向); (b)YIG的磁矩方向与Pt中自旋积累方向平行

建议考虑Pt的近邻效应。因此文献[17]的作者质疑,即便在检验自旋泽贝克效应的实验中观测到 有电压的现象,也无法证明其完全来自于逆自旋 霍尔效应,也可能来自于反常能斯特效应。他们 认为,一方面应该定量地分开自旋泽贝克效应中 几部分因素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应该找到更合 适的材料来检测自旋泽贝克效应中的纯自旋流。

3.5 自旋霍尔磁电阻

自旋霍尔磁电阻(SMR)是一种非平衡近邻效应, 即金属的电阻依赖与之相接触的铁磁绝缘体的磁性 质。与各向异性磁电阻、巨磁电阻(GMR)^[18]、隧道磁 电阻(TMR)^[19]不同的是,电流不需要流经磁性材料。

由 3.1 节的介绍可知,自旋霍尔效应产生自 旋流和自旋积累,反常自旋霍尔效应可以产生纵 向电压来检测自旋流。Nakayama等^[20]在研究磁性 绝缘体和金属界面时发现,这两种效应可以同时 作用。图 5 为这一过程的示意图。

在图 5 中,实验研究的是 Pt/YIG 界面,Pt 有 很强的自旋轨道耦合效应。当给 Pt沿 x 方向通入 电流 J_s ,由于自旋霍尔效应会在 z 方向产生一个 自旋流 J_s ,自旋积累 σ 在 y 方向上。当自旋流流 经 Pt/YIG 界面时,自旋流会发生反射回到 Pt 中, 反射回来的自旋流由于反常自旋霍尔效应在 x 方 向上产生一个附加电流,这一附加电流是自旋霍 尔效应和反常自旋霍尔效应同时作用的结果。在 Pt/YIG 界面,当M与 σ 非共线时,自旋翻转散射 被激发,在界面处一部分自旋流作为自旋转矩被 YIG 吸收,抑制了自旋流的反射。当*M*与σ垂直时,自旋流的吸收最大,*M*与σ平行时,自旋流的吸收为零。Pt中的电阻受YIG 磁矩方向的影响,这种受自旋霍尔效应和反常霍尔效应影响的电阻即为自旋霍尔磁电阻,其与通常的各向异性磁电阻有着不同的角度依赖性。

自旋霍尔磁电阻使磁性绝缘体用于电子电路 成为可能,由于电流不需要流经磁性材料,可以 避免电流对磁性材料的破坏(比如电子迁移和发 热)。此外,自旋霍尔磁电阻可以通过简单的直流 磁电阻测量来研究顺磁金属中的自旋霍尔效应及 磁性绝缘体中的自旋转移,自旋霍尔磁电阻可能 成为研究绝缘体自旋电子学的一种新的方法。

4 磁性隧道结

磁性隧道结(MTJ)是指FM—I—FM的多层结构,其中I表示电学绝缘体,FM表示磁性材料,磁性隧道结会产生很大的隧穿磁致电阻率。一般情况下用θ表示两边磁体磁矩方向的夹角,夹角θ的改变会对磁性隧道结的性质产生很大影响。下面介绍磁性隧道结热电性质的研究进展。

4.1 磁性隧道结的热电理论计算

Czerner等人^[21]从第一性原理出发,计算了以 MgO为中间层绝缘体,以Fe和Co为铁磁体的隧 道结在不同温度和不同夹角θ下的泽贝克系数, 并表明对于不同的磁性材料的隧道结,会有不同 的最佳工作温度。

由于研究的目标主要是减小能让磁矩进动并 且翻转的临界电流值,中间层绝缘体是MgO的磁 性隧道结,有很大潜力应用于磁阻随机存取存储 单元(MRAM)^[22]和高频振荡器^[23],因此,Jia等人^[24] 在理论上计算了 Fe—MgO—Fe 在室温下温差导 致的自旋转矩,结果表明在10 K的温度差下,其 导致的自旋转矩高达10⁻⁷ J/m²/K,同时他们计算 了自旋转矩随角度θ(0—180°之间)的变化曲线, 发现该曲线有很强的不对称性,而此不对称性对 于产生较强的微波振荡是非常有利的。

4.2 磁性隧道结的热电实验进展

实验上,MgO基质的磁性隧道结中的泽贝克效 应在实验中已有观测。Liebing^[25]在实验上研究了磁 性隧道结CoFeB—MgO—CoFeB,测量了它的自旋 相关的泽贝克系数,与Czerner^[5]等人从第一性原理 出发计算的结果吻合,而且他们发现,该隧穿结两 铁磁体磁化方向平行和反平行两种情况下的磁热电 动势相差高达90%。此外,Breton^[26]等人也在实验上 检测到在Fe—Al₂O₃—Si中因温差导致的自旋积累。

Hu等人^[27]研究发现,在磁性隧道结无外部热 源的输运中,由于磁性隧道结中的热电耦合会引 起其欧姆定律的修正。在他们的理论中,当给磁 性隧道结通一个电流*I*,则产生的电压*V*(*I*)= *R·I+S·*ℜ·*I*²,其中 ℜ与磁性隧道结的泽贝克系数 和热导属性有关。在该公式中,前一项*R·I*为线 性项,后一项为其热电耦合引起的修正项。此 外,他们还研究了磁性隧道结通入交流电流时的 修正结果,发现这"泽贝克修正"适用于很大的 频率范围。在硼(B)薄片的纳米结构中,他们发现 泽贝克修正的功率灵敏度高达8—14 μ V/W。这些 都有助于在高频器件中用磁性隧道结的自旋热电 效应来解决浪费掉的热能。

5 热诱导的自旋转矩

在非共线的磁性结构中,例如自旋阀、隧道

结,或者磁畴壁、磁涡流,当有自旋流流过时, 会对局域磁化方向产生自旋转矩,从而引起局域 磁矩的进动和翻转。热流也可以对磁化方向产生 转矩,也就导致热流引起的磁动力学。对于 FM1—NM—FM2自旋阀,可以通过电路理论(circuit theory)^[28]来计算热流导致的自旋转矩随角度θ 的变化,θ为两铁磁体之间的夹角。

实验上,已经找到纳米线上的自旋阀能印证 热流导致的自旋转矩。Yu等人^[29]在Co—Cu—Co 自旋阀中发现,当通入热流时,其产生的翻转磁 场大小和通入的热流大小有关。Slonczewski^[30]在 理论上研究了如下模型:在温度梯度下,自旋阀 中的磁性绝缘体对自由磁层注入自旋流,产生自 旋转矩。Jia等^[8]也用第一性原理方法计算了Fe— MgO—Fe在室温下温差导致的自旋转矩,在磁矩 翻转方面,热流产生的自旋转矩与电流产生的自 旋转矩相比,要有效率得多,但是与此同时其热 导的影响太大。

近年来,纳米线中的磁畴壁(DW)的运动引起 了广泛的研究,自旋转矩可以推动磁畴壁沿纳 米线运动。最近人们从理论上对单个磁振子经过 一个横向磁畴壁结构时对磁畴壁运动的影响进行 了相关研究^[31],研究结果表明,磁振子从左到右 经过磁畴壁时,会将自旋角动量传递给磁畴壁, 磁振子在经过磁畴壁后,自旋角动量从-ħ变化 到ħ,产生了一个自旋转矩,这一自旋转矩带动 磁畴壁沿磁振子运动的反方向移动。最近,Torrejon等人^[32]在实验上观察到了温度对NiFe纳米条 的影响。实验中在NiFe纳米条的一端注入频率为 纳秒量级的电流脉冲,这一电流脉冲会产生很高 的局域温度,即在样品中形成温度差,实验观察 到磁畴壁向温度高处移动,该研究在实验上证实 了热诱导的自旋转矩可以推动磁畴壁的运动。

6 磁性绝缘体中磁振子自旋信息的长 程输运

由于热效应的速率较低,通过热流与自旋流 相互作用实现信息的操作相对低效和不适用。而

有序及可控的磁振子的输运可以作为信息的载 体。我们注意到在绝缘体中,自旋转移力矩 (STT)可以激发磁振子,通过自旋泵浦和逆自旋 霍尔效应则可以将磁振子转换成电动势,这样就 能实现室温下电信号在绝缘体中的远距离输运。 Zhang^[33]等人从理论上提出了自旋转化的概念来定 量地研究磁振子流。他们假设与自旋一样,自旋 积累对应自旋流,同样磁振子积累对应磁振子 流。在实验上, Cornelissen^[34]等人研究了磁振子 在一个非局域构型中的长程传输,图6是实验装 置图。直流电流J。通过左边的Pt,由于自旋霍尔 效应在Pt—YIG接触面形成自旋累积;由于表面 存在交换作用,自旋角动量传递到YIG中,激发 出磁振子,磁振子向右边的Pt扩散,然后被吸 收,在右边Pt形成自旋积累,通过逆自旋霍尔效 应将自旋积累再转化成电压V。实验器件由堆积 在 YIG 薄膜上的两块 Pt 构成,其中一块 Pt 作为磁 振子注入器,另外一块Pt作为磁振子探测器,两 块Pt之间的距离为d。实验测量到室温下一阶谐 波的磁振子自旋扩散长度 λ^{1ω} = 9.4±0.6 μm, 二阶 谐波的磁振子自旋扩散长度 $\lambda^{2\omega} = 8.7 \pm 0.8 \,\mu m$, 两种信号的λ值相近说明磁振子注入器中产生的热 激发磁振子具有与电致磁振子相比拟的贡献。但 是电致磁振子和热致磁振子产生的物理过程是完 全不同的: 热致磁振子产生二次谐波信号的过程 是一个非线性的机制,电致磁振子产生一阶谐波 信号的过程则是一个线性机制。最近, Giles等人[35] 在Pt—YIG非局域自旋泽贝克体系中测量到了比 Cornelissen 实验中更长的磁振子扩散长度,他们 发现在温度为23 K时, YIG中热激发的磁振子扩 散长度在47 μm到73 μm之间,当温度升高至室 温时,磁振子的扩散长度将降低至10 µm。由于

Pt Pt Pt Pt Pt Pt GGG GGG GGG YIG B B 图6 自旋波长程输运示意图 自应波长程输运示意图

热激发的磁振子具有较长的扩散长度,基于磁振 子输运的器件在提高热效应的转化效率上有很大 的应用前景。

7 结束语和展望

通过世界各地科研组的努力,自旋热激发电 子学在近些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自旋热激发电 子学不仅拓宽了自旋电子学的研究领域,而且为 未来实现高效率、低功耗的自旋电子学功能器件 提供了全新的研发途径,特别是在自旋电流的产 生、传输、调控以及探测方面提供了更多的可行 性。但是在这个领域,仍然还有许多值得做的工 作,一些在理论上预言的现象还没有在实验上得 到观测,或者实验上的现象还没有完全的理论支 持。比如在自旋泽贝克效应的实验中,反常能斯 特效应的影响依然存在争议,极大地阻碍了自旋 泽贝克效应的研究进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 过物理学家的不断探索,这门学科在理论和实验 上会有更多进展,最终在实践中得以应用。

参考文献

- [1] Baibich M N, Broto J M, Fert A et al. Phys. Rev. Lett., 1988, 61: 2472, Binasch G, Grunberg P, Saurenbach F et al. Phys. Rev. B, 1989, 39:4828
- Johnson M, Silsbee R H. Phys. Rev. B, 1987, 35: 10; Bauer G E
 W, Saitoh E, van Wees B J. Nature Material, 2012, 11: 391
- [3] Slachter A, Bakker F L, Adam J P et al. Nature Phys., 2010, 6:879
- [4] Flipse J, Bakker F L, Slachter A et al. Nature Nanotech., 2012, 7:166
- [5] Hirsch J E *et al.* Phys. Rev. Lett., 1999, 83:1834; Dyakonov M I, Perel V I. JETP Lett., 1971, 13:467
- [6] Uchida K, Otaa T, Hariia K et al. Solid State Commun., 2010,





150:524

- [7] Jaworski C M et al. Nature Mater., 2010, 9:898
- [8] Bosu S, Sakuraba Y, Uchida K et al. Phys. Rev. B, 2011, 83:224401
- [9] Uchida K et al. Nature Mater., 2010, 9:894
- [10] Xiao J, Bauer G E W, Uchida K et al. Phys. Rev. B, 2010, 81:214418
- [11] Clayhold J. Phys. Rev. B, 1996, 54:6103
- [12] Huebener R P. Supercond. Sci. Technol., 1995, 8:189
- [13] Huang S Y et al. Phys. Rev. Lett., 2011, 107:216604
- [14] Tauber K, Gradhand M, Fedorov D V et al. Phys. Rev. Lett., 2012, 109:026601
- [15] Antel W J, Schwickert Jr M M, Lin T et al. Phys. Rev. B, 1999, 60: 12933
- [16] Huang S Y et al. Phys. Rev. Lett., 2012, 109:107204
- [17] McGuire T R, Potter R I. IEEE Trans. Magn., 1975, MAG-11:1018
- [18] Bsibich M N *et al.* Phys. Rev. Lett., 1988, 61: 2472; Binasch G *et al.* Phys. Rev. B, 1989, 39: 4828; Fert A. Rec. Mod. Phy., 2008, 80: 1517
- [19] Julliere M. Phys. Lett., 1975, 54A:225
- [20] Nakayama H *et al.* arXiv: 1211.0098,2012
- [21] Czerner M, Bachmann M, Heiliger C. Phys. Rev. B, 2011, 83:132405
- [22] Yuasa S, Nagahama T, Fukushima A et al. Nature Mat., 2004, 3:868
- [23] Deac A M, Fukushima A, Kubota H et al. Nat. Phys., 2008, 4:803
- [24] Jia X T, Liu K, Xia K et al. Phys. Rev. Lett., 2011, 107: 176603
- [25] Ning L B, Serrano-Guisan S, Rott K et al. Phys. Rev. Lett., 2011, 107: 177201
- [26] Le Breton J-C, Sharma S, Saito H et al. Nature, 2011, 475:82
- [27] Zhang Z H, Gui Y S, Fu L et al. Phys. Rev. Lett., 2012, 109:037206
- [28] Hatami M, Bauer G E W, Zhang Q et al. Phys. Rev. Lett., 2007, 99:066603
- [29] Yu H, Granville S, Yu D P et al. Phys. Rev. Lett., 2010, 104: 146601
- [30] Slonczewski J C. Phys. Rev. B, 2010, 82:054403
- [31] Yan P, Wang X S, Wang X R. Phys. Rev. Lett., 2011, 107: 177207; Kovalev A A, Tserkovnyak Y. Europhysics Letters, 2012, 97:67002
- [32] Torrejon J et al. Phys. Rev. Lett., 2012, 109:106601
- [33] Zhang S S-L, Zhang S F. Phys. Rev. B, 2012, 86:214424
- [34] Cornelissen L J et al. Nature Physics, 2015, 11:1022
- [35] Giles B L, Yang Z H, Jamison J S et al. Phys. Rev. B, 2015, 92:224415

